

银妆刀啊，银妆刀

---

---

# 序

## ——一臂葬的悲惨故事

横穿长城郡麦洞里<sup>①</sup>  
流淌着一条黄龙江  
沿江的黄土路上  
长了一个夏季的紫芒草  
在秋风中招手扬花  
迎接祭奠奇氏夫人的旅人

麦洞里愿堂山腰蔚山金氏祖坟的旁边  
奇氏夫人的一臂葬  
默默地陪伴祖公河西先生

---

<sup>①</sup> 道、郡、面、里，是朝鲜半岛的地方行政建制，相当于我国的省、县、乡、村。——编注

以及在倭乱中殉节的公公  
孝心一片意切情真

拂晓时分落下的一层白霜  
晨光里渐渐滋润墓顶  
今日的绿茵格外耀眼鲜嫩  
黄昏时分流过山腰的一片彩云  
在这里驻足片刻小憩  
一位陌生的过客  
在哀怨的坟墓前伫立  
四百年漫长岁月的悲惨故事  
轻轻荡起我心中惆怅的波澜

在长城郡黄龙面麦洞里这个地方,有一座雾色的石面上刻写文字的旌闾碑,四百年如一日像不死的守护神一样矗立在端庄雅致的碑亭中。

这就是纪念奇氏夫人的烈女碑。丁酉再乱(1597)时,被倭寇抓住一只手臂的奇氏夫人深感手臂已被玷污,便抽出深藏于身的银妆刀<sup>①</sup>砍掉自己的那只手臂,旋即投身碧波

---

① 旧时朝鲜妇女作为装饰和防身而携带的短刀,刀鞘刀柄用银制成,因此叫银妆刀。——编注

滚滚的黄龙江自尽以守节。这座碑上清晰地刻有以下几个字：

烈妇宣教郎金南重妻奇氏之阼

笔者十年来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实地踏查奇氏夫人旌闾碑的机会。于是，今年秋天我终于决心去麦洞里愿堂山，拜谒葬有奇氏夫人一只手臂的那座坟墓。

这真是一次令人欣慰的相逢，我的心为无声的悲哀而阵阵发痛。我仿佛看见了敬慕已久的高贵而美丽的夫人，我的心开始轻轻地摇荡起来。

宣祖三十年(1597)一月，即壬辰倭乱休战四年之后，讲和失败，战火再度燃起，丁酉再乱之中发生了这个真实而凄婉的故事。

当时，湖南长城郡麦洞里居住着金南重一家，他是开国功臣兴丽府院君蔚山金氏隐公的第七代孙，即文正公河西先生的孙子。金南重娶当时有名的巨儒奇大升先生的女儿奇氏为妻，生有二子，过着平和的生活。

但是倭乱发生，家里的顶梁柱金南重自愿加入义兵，离家后杳无音讯，肩负全家重担的夫人奇氏过着艰难漫长的日子。

更糟的是，在北风呼啸的丁酉年十二月，再乱发生。倭兵经顺天、求札，很快占领了南原城，旋即又蹂躏了全州城。

当时,奇氏夫人娘家的三位哥哥全都加入了义兵,家里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奇氏夫人非常担心,便带两个年幼的儿子,匆匆忙忙地回娘家探望父母。很快,倭兵在奇氏夫人娘家的村子里出现,奇氏夫人无奈携子慌忙返回麦洞里。当奇氏夫人走上黄龙江上的木桥时,只见娘家居住的村子已变成一片火海,倭兵蜂拥似地紧追而来。奇氏夫人催促两个孩子慌忙过桥。说话间,一个倭兵猛地扑上来抓住奇氏夫人纤弱的手腕。一番挣扎之后,奇氏夫人抽出身上的银妆刀毅然决然砍掉被倭兵抓住不放的那只手臂,尔后投进奔腾的黄龙江自尽。

慨叹其高贵的魂魄,后人立了烈女碑以纪念奇氏夫人的高风亮节。倭乱之后,人们将奇氏夫人的那只手臂安葬于其祖坟之侧,称作一臂坟墓。

此后,在长达四百年的岁月里,奇氏夫人崇高的气概与圣洁的精神代代传扬,激励和鼓舞众多的人们自重、自爱、自强。笔者希望这部叙事诗,确切地说是这个故事,能够高扬我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特别是能够唤起生活在今天的女性的仁义礼智信。

借此机会,对以文正公河西先生的后孙为成员的蔚山金氏的鸣鼎会为笔者创作这部叙事诗所提供的帮助和便利,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此同时,我的这部长篇叙事诗能够在友好邻邦中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也当是对四百年前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之时明军驰援朝鲜,朝、明两国军队并肩作战抗击倭寇事件的纪念;更是对那些当年血洒疆场的明军将士的一份深深的祭奠。

最后,我在这里对这部长篇叙事诗的翻译付出心血的金学泉先生及欣然出版拙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初萸 金惠晶

2000年10月写于松竹轩一炉香室

---

---

## 第一章 乌云翻腾

“年轻的  
年老的  
不论男女老少格杀勿论  
把所有的朝鲜人杀光  
满门抄斩”

满载倭寇的几十艘兵船  
一旦靠岸  
倭寇像蚂蚁拥动着登上海滩

半个月的海路  
饥饿和干渴折磨  
疲倦和头晕交错  
像一群苟延残喘的狼

无精打采地蜷缩一处  
这般时分  
争先恐后地爬出船舱  
拔出寒光闪闪的长刀  
顷刻间拥向海岸

成群的倭寇  
狂舞着长刀  
见人就杀  
逢人便砍  
甚至连妈妈背上的娃娃也不放过  
绝伦凶残

像是一群千年的饿鬼  
到处瞪着血红的眼睛  
在血腥的尸体间横行  
贪婪地寻觅所有值钱的东西  
随意破门而入  
随意翻箱倒柜  
常因争抢一点东西

不惜自相残杀  
勾勒出一幅残忍的兽行  
天人共怒的画面

灭绝人性的倭寇  
在到处烧杀抢掠  
奸淫妇女  
尔后杀掉  
杀掉之后  
又是一番挥刀乱砍

如此悲惨的场面  
被佛子僧庆念  
即以白杵城主太田飞州的主治医身份从军的  
庆念一一所见  
于是  
他在《朝鲜日日记》中  
作以详细记录  
以笃信佛主的一丝良心  
为后世留下一份证词

交给未来历史和正义审判

倭僧庆念

在他的从军日记《朝鲜日日记》中  
记录下如此触目惊心的场面

“城池首当其冲  
连群山也终被烧光  
人被杀后还用铁链锁住  
大人呼唤孩子  
孩子寻找父母  
如此残状  
这般国难  
天下罕见”

庆念和尚目睹残状  
不禁忧虑不安  
连连祈祷  
也未能阻止红了眼的倭寇滥杀无辜  
终了也只能慨叹

“所到之处  
血光刀影  
横尸遍野  
山河燃烧  
火光冲天”

更有甚者  
随倭兵而至的日本商人  
趁机做起人口买卖  
以此大捞一把  
无论男女老少  
抓来便用绳索捆绑起来  
再长长地串联在一起  
以防逃难

如此这般  
继壬辰倭乱(1592)之后  
历经四年漫长的明、日讲和谈判失败  
十二万倭兵蜂拥而至  
这便是血腥的丁酉再乱(1597)

早在宣祖年间  
倭寇就开始对朝鲜垂涎三尺  
时时刻刻磨刀霍霍  
偷偷从海中爬上岸来  
掠杀良民  
劫去牲畜  
甚至不放过坛罐碗碟  
反复掳掠骚扰  
每每海边渔村首当其冲  
屡遭劫难

宣祖十五年(1582)  
著名学者栗谷李珥先生  
力主朝鲜养兵十万  
却被沉醉于歌舞升平的官僚们  
愚蠢地回绝  
朝鲜便成为典型的外强中干

壬辰倭乱爆发的三年前  
即宣祖二十三年  
朝廷欲派人侦探倭寇虚实  
便差西人黄允吉为通信使  
差东人金诚一为副通信使  
漂洋过海去倭国  
随行三百五十余人的使节团

宣祖二十四年(1591)三月  
历经一年两人才回国复命  
正使黄允吉好似胸闷  
一番长叹之后  
小心而慎重地  
一字一句地禀报所闻所见

“丰臣秀吉虽然相貌丑陋  
身材矮小  
但其目光甚是阴险残忍  
想必擅长背后偷袭  
又见无数大小兵船

置于海岸各处  
断定兵祸即在眼前”

照实禀报之时  
正使黄允吉眼前  
还在浮现倭军挥舞刀枪习武  
在阳光下疯狂呐喊的情景  
禁不住一阵颤抖  
一阵晕眩

然而  
同行的副使东人金诚一  
插话打断黄允吉的禀报  
固执己见

“只不过偶有兵船间杂于渔船之中  
何必大惊小怪  
一如正使所说  
丰臣秀吉其貌不扬  
并无起兵祸之贼胆

兵祸之说实属无稽之谈”

全然相反的观点  
大王很难作出正确判断  
于是断定这是两人反目所致  
便问书状官许箴所感  
“正使与副使同去倭国  
一年来侦探倭国动向  
想必效忠国家仗义直言  
但见地如此相反  
你以为理应如何裁断？”

擅长察言观色的许箴  
此时小心进言

“以小人所见  
暂无险情可虑  
只是倭寇秉性反复无常  
须做必要警戒方为安全”

面对如此模棱两可的回答  
宣祖大王更是没了主见  
尔后怒火中烧拍案而起  
怒斥三人所见各异  
无法决断

为使大王安心  
稳定朝廷  
领相柳成龙急忙上前作揖  
小心进言

“以臣之所见  
有惊无险”

大王心想  
忠臣柳成龙都如此认定  
但愿不过如此  
颤抖的心  
却总是有些不安

这样

错误的判断

却无人予以纠正

正使黄允吉的正确主见被置之一旁

在安逸的幻想中沉醉的宰相们

把副使金诚一的偏见

当做可信之言

于是

宣祖二十五年(1592)即壬辰年四月

山野被金达莱染红

杜鹃啼血的第十三天

如何是好

一时间锦绣江山和平大地突降灾难

东海(日本海)彼岸岛上的倭寇

变作一群穷凶极恶的盗贼

半夜渡海好似偷腥的野猫

把罪恶的魔爪伸向朝鲜